

楊家駱主編 劉雅農總校

世界文庫

第四部刊要

諸子管見

中國思想名著之一

世界書局印行

目次

卷一 春秋繁露

卷三 老子

卷五 孔子家語

卷七 荀子

卷九 列子

卷十一 淮南子

卷十三 論衡

卷十五 說苑

卷二 晏子春秋

卷四 管子

卷六 莊子

卷八 呂覽

卷十 韓非子

卷十二 墨子

卷十四 新序

卷十六 尸子

春秋敏系露

靈虎兕文采之獸

王道。靈虎兕文采之獸。注。靈疑卽左傳蔥靈之靈。俗間本空此字。蓋疑其誤也。按左傳定公九年。載蔥靈。賈逵注云。蔥靈衣車也。蔥與憲同。靈與樛同。甘泉賦。據軫軒而周流兮。韋昭曰。軫闌也。李善曰。軫與樛同。列子說符。宋有蘭子者。釋文。蘭與闌同。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注。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是靈卽蘭。謂遮蘭之也。不必疑誤。

故天下有非者三句

正貫。故天下有非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尙安知通哉。注云。文說難曉。竊謂此卽說文王下約後篇王道通三之文。而云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也。非者。說文云。達也。中者。說文云。从口。一上下通天下。有非者三。示當中者。言天下有達天地人者三。故示之以當參通也。孔子之所謂非。尙安知通哉。言孔子之所謂達天地人者。當時人君焉有知參通之者乎。此其所以欲假春秋以行王事而正其達也。

獵禽獸者號七句

深察名號。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注云。案此從公羊說。故與周禮左氏傳爾雅異。然公羊桓公四年傳。竝無夏獮之文。何休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

未離於穴。恐傷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則此夏獮二字當是後人妄加。以爲衍文可也。竊謂夏不田者。非謂夏無田也。禮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謂天子諸侯無事則夏不田也。公羊無夏獮之文者。春秋譏遠。就諸侯言。故無夏獮。此則舉田之散名。不當獨遺夏獮。竝非衍文。

晏子春秋

君子所誠

諫上君子所誠。詩小雅采芣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訓屆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箴駕八非制。則當以誠慎之義爲長。而王懷祖讀書雜誌謂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故引詩載驂載駟云云以諫也。若云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則三馬四馬亦當誠矣。晏子亦作屆。今作誠者。俗音亂之也。校勘記亦云。誠當依毛詩作屆。詩溱嘒駟屆韻。作誠不叶音義。非。按箋之訓屆爲極。據爾雅釋言。但不當以法制之極爲引伸耳。史記楚世家。使費無忌如秦。索隱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索隱但謂聲相近者。尙未究白虎通號云。譽者極也。說文。譽急告之甚也。詩小雅六月。我是用急。鹽鐵論繇役作我是用戒。急告猶戒告。禮表記引書甫刑。敬忘而罔有擇言在躬。注。忌之言戒也。是極忌義又相同。故古時通用。一切經音義古文戒作誠。則詩之屆與晏子春秋之誠。俱爲戒慎之義。可見晏子作誠。竝非爲俗音所亂。爾雅之釋屆爲極。不第取極至之義。

況日不悛兩句

內篇問下。況日不悛。其竟久乎。與左傳昭公三年。作其能久乎。有能竟之不同。按集韻。龍古作竟。龍之與能。似不類矣。然廣韻。龍通也。莊子齊物論。通也者得也。荀子正名。能有所合。謂之能。韻會。與人契合曰相得。故不相得。猶不相能。則能猶得也。龍之轉訓爲得。其龍卽其得。猶其能也。

從重不爲進兩句

內篇問下。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王云當作從輕不爲進。從重不爲退。輕易也。重難也。謂不見易而進。不見難而退也。如從王說。與家語之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相似。而與易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相背矣。竊謂當如原文。此言君子進退當熟權道與身之輕重也。苟道不可行。身雖可進。則當從道之重。不可遽進。道尙可行。而身雖欲退。則當以身爲輕。不宜遽退。

陰水厥兩句

內篇雜上。陰水厥。陽冰厚五寸。孫頤谷云。當依文選海賦注。作陰冰凝陽。御覽亦作冰凝。盧說同。王云。盧讀陰冰凝陽爲句。非也。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句。海賦。陽冰不治本此。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日之冰也。按說文。冰水堅也。从仂从水。凝俗冰从疑。是凝卽冰也。不當作冰凝。內經五藏生成篇。凝於足者爲厥。陰水厥者。謂背陽之水。其凝及足。甚於腹堅。陽冰厚五寸者。謂向陽之水。冰結於面。其厚五寸。未及腹堅也。

望之相相然

內篇雜下。望之相相然。王懷祖云。相當爲相。說文。相高兒。从木目聲。按詩大雅棫樸。金玉其相。傳相質也。王筠云。樸乃作而未成之質。相則未作之質。是則相相然者。言多未作之質也。

晏子沒後十有七年兩句

外編。晏子沒後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考史記齊世家。景公在位五十八年。晏子卒於景公之四

十八年。則晏子沒後十有七年。已是簡公之二年。所稱十有七年。當是有誤。蓋齊景公之四十八年。卽魯定公之十年。景公猶使晏子致魯地山陰數百社。山陰者龜山之陰。卽春秋所謂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也。史記稱是年晏嬰卒。則晏子之卒。在使魯致地之後。距景公之卒十年。則非十有七年有誤。卽景公有誤矣。

老子

六

以萬物爲芻狗

以萬物爲芻狗。王注。天生萬物。人最爲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又以百姓爲芻狗。王注。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竊謂老子以芻狗比萬物百姓。卽莊子師金答顏淵之意。言芻狗已陳。則無用。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時而變。亦猶是耳。故謂之不仁也。

寵辱若驚。若驚。兩句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河上章句。身寵亦驚。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王弼注。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按廣雅釋詁。患惡也。荀子正論篇。下危則賤上注。賤猶惡也。大患卽大惡。猶言至賤也。寵辱猶得失。貴患猶貴賤。言聖人忘吾。不當有得失貴賤。有得失貴賤者。爲不忘其身也。苟忘其身。自無得失貴賤。斯出處皆可以寄託天下矣。

愛以身爲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王弼云。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河上公云。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爲己也。按詩大雅烝民。愛莫能助。傳。愛隱也。說文。惡愛古文。玉篇。惡息也。淮南子主術訓。處人以譽尊注。處人隱居也。詩大雅小明。無恆安息。傳。息猶處也。是上句貴謂出。是句愛謂處。言出處皆以身爲天下也。以身爲天下者。言以身作則爲天下先。不必以賞罰爲事。始稱治天下。斯出處皆可寄託天下。故莊子在宥篇亦引此。

以證不聞治天下也。

躁勝寒二句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河上公章句云。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能清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王弼注云。躁罷然後勝寒。靜無爲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爲天下正。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人也。按淮南子主術訓。人主靜漠而不躁注。躁動也。爾雅釋詁。勝克也。言動則熱。故可克寒。靜則寒。故可克熱。然因寒思動。因靜思熱。已失中和之正。惟清靜無爲。乃可常保自然而無偏勝。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直而不肆

直而不肆。河上章句云。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之也。竊謂肆當訓正。禮樂記。肆直而慈愛者。注。肆正也。傳云。正曲爲直。直而不肆者。謂己雖直而不求正人之曲也。卽王弼所謂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之意。故淮南子云。廉直而不以切。

治人事天五句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河上章句云。早先也。服得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重直容反。王弼云。莫若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

早服常也。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兩注所釋均不若韓非子解老以聰明睿智天也。思慮動靜人也。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爲愈。但其以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解早服以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解早服是謂重積德。則不如從其解老之先物行先理動及喻老之制在己曰重之爲愈。服者說文云事也。先物先理是識之先也。先物行先理動乃事之先也。故曰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者。治人事天適動靜之節。不極聰明之力。省思慮之費。不盡智識之任。是不求以德服人。惟制之在己。使積于其身。則制在己曰重。故曰謂之重積德也。

美言可以市尊兩句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王注。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河上公章句。於市下注。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也。於人字下注。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凡異於人。未足以尊道。行下孟反。舊讀俱以尊屬下句。然淮南子道應及人問兩訓引此兩句。行字上皆有美字。則是處非下句尊美。卽上句之美合言行言之。尊字屬上句。市者史記項羽本紀。以市於齊。索隱。市猶要也。禮檀弓。獻子加于人一等矣。注。加猶踰也。謂言之美者。可以要求夫人之尊重。行之美者。可以踰越於人之凡庸也。

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

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王云。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河上公則以曰作日。亦以得字爲句。謂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免於衆耶也。竊謂當作一句讀。猶曰何嘗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之耶。謂教人以道。使失道者免罹于罪。卽上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

管子

一〇

審刑當罪兩句

問。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房注。易猶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按國語晉語。貴貨而易土。注。易輕也。不易訟者。不輕訟也。言刑當其罪。則人自不輕於訟矣。

朝解九牛而刀可莫鐵

制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莫鐵。房注。莫猶削也者。詩皇矣。貊其德音。左傳禮記韓詩皆作莫。其德晉古文苑蜀都賦。熊羆貊獬。注。貊說文作貊。一切經音義。貊注莫。貊同。是莫卽貊也。物類相感志。貊溺能銷鐵爲水。莫鐵謂可銷鐵。故注以猶削爲釋。

是故知善人君也五句

君臣上。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房注云。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爲人君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爲人役也。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按老子。絕聖棄智。注。智才之善也。荀子勸學。非能水也。注。能善也。新序雜事。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善者承上智能聰明。謂材之美也。知善者用人之美材。乃是人君。身善者恃己之美材。則爲人役。且恃己之美材。將舍法行私。舍法行私。將市恩亂法。

主德不立兩句

君臣上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房注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能食其意又君臣下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房注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或曰食蠱惑也竊謂食者當從左傳僖公十五年我食吾言注食消也管子謂有道之君者執本主德不立不能執本故婦人可消其意明君則能執本故雖便僻亦不能消其意也

而刑道滔赶

君臣下而刑道滔赶房注滔謂充也赶謂逡巡曲也注以充釋滔者廣雅釋詁充行也說文本進趣也从大从十十猶兼十人也讀若滔言使刑道之行充其兼人之量以進趣之也以逡巡曲釋赶者觀下文故民赶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是赶義同迂後篇度地云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注行曲也言迂遠其道而曲行之皆謂使刑道之行而權其緩急故曰滔赶者主勞也

有偏卒之大夫兩句

君臣下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房注國既明禮義倫等不逾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按左傳宣公十二年卒偏之兩杜注司馬法百人爲卒服注五十人曰偏又昭公元年偏爲前拒服注二十五乘爲偏又桓公五年先偏後伍杜注引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人爲偏又成公七年舍偏兩之一焉杜注引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周禮小司徒四兩爲卒是偏卒者卒乘皆有斯名有偏卒之大夫謂家之有卒乘者

爲國者反民性兩句

侈靡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房注。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按注云。反者冥也者。蓋周禮秋官序官冥氏注。後鄭謂冥方之冥。以繩靡取禽獸之名。疏云。以繩靡取禽獸之名者。解冥是冥。然使不覺之意也。謂違反民性。民將疏之。必冥然使之不覺。乃可與親也。

擇天下之所宥

侈靡擇天下之所宥。房注。謂王不天下之所疾者。按莊子在宥。荀子宥坐。皆曰宥與右同。易繫辭。右者助也。故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命之宥。注。宥助也。則擇天下之所宥者。謂擇天下之所助也。

強與短二句

侈靡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房注。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詞。其下文管子所答。於高子之名而舉之。則注高舉其名則歡悅也。於重子之官而危之。則注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於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儼則踈之毋使人圖之。則注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於猶踈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則注因不寵任而踈己者。則數加恩意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陰謀求己隙者也。於此所以爲之也。則注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強與短立之寇也。竊謂如注俱答非所問。此乃桓公設大臣植黨之問也。立者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呂覽音初。之子是必有吉注。之其也。言大臣植黨不分材之長短強弱而使位齊乎朝。則國君其若之何。故管子答以高子所植者之名而稱揚。

之。重予所植者之官而高貴之。因其所能隨卽任之。如是而能識近君。則君疏其事以見遠。勿使大臣圖傷之。如是而猶復遠君。則君數其事以見寵。勿使大臣掠曲成之美以市其恩。此皆所以破植黨之計也。

能不與下誠也

心術能不與下誠也。房注。君之誠不預於下之誠。凡爲其所能無不誠。竊謂是句誠字當屬君講。蓋爲道不遠而難極。虛則不屈。所以上不當與下爭能。使上之能不爲下窺其實。卽春秋繁露所謂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

皆虛其匈以聽其上

任法皆虛其匈以聽其上。房注。匈恐懼兒。按說文。匈膺也。謂虛其心胸以聽其上也。

大攝骨枯而血沍

內業。大攝骨枯而血沍。房注。大攝謂過於飽酒。按論語先進。攝乎大國之間。注。攝管束也。詩大雅既醉。攝以威儀。集傳。攝檢也。大攝謂太檢束。與充量相反。故曰充攝之間。是謂和成。

孔子家語

一四

竊夫其有益與無益

好生竊夫其有益與無益。王注：竊宜爲察。按莊子齊物論：竊竊然知之。釋文引司馬云：竊竊猶察察。故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計校之兒。崔本作察察。是竊與察本可通用。不必爲察。

不直地

六本不直地。王注：直宜爲植。不根於地而遠來也。按禮曲禮：直而勿有注。直正也。詩：邶風終風序。見侮慢而不能正。箋云：正猶止也。則不直地猶不止地。謂不嫌地遠而止也。

王事若龍

子路初見王事若龍。王注：龍宜爲襲。前後相因也。注旣謂龍宜爲襲。復申之以前後相因者。文選東京賦：因秦宮室。薛注：因仍也。廣雅釋詁：仍與襲皆是訓重。是謂事之重沓。故曰前後相因也。然詩酌我龍受之餼。龍和也。禮記郊特牲：陰陽合而萬物得疏和猶合也。文選洞簫賦：薄索合沓注：合沓猶重沓也。則龍之轉訓義亦是重。不必爲襲。

則子胥不見殺

在厄。則伍子胥不見殺。按史記吳太伯世家：子胥之殺。在夫差十一年。孔子世家：孔子在陳蔡之間。在魯哀公四年。迨六年。自楚反衡。稽之年表。吳夫差之十一年。爲魯哀公之十年。則子胥之見殺。不應語。

諸厄於陳蔡之間。又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越之滅吳。與周之元王命勾踐爲伯。已在魯哀公二十二年。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更何能將勾踐與齊桓晉文相提並論。其年世之不相值。有同孔蓋子之詰墨者。雖荀子呂覽說苑及韓詩外傳所載略同。然皆剽襲舊文。不妨稍有出入。若家語則係孔氏先世之書。王肅稱爲皆聖人實事之論者。其出入與諸書相似。宜爲後人指假託矣。

通臣便辟者兩句

入官。通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王注。辟宜爲辟。便辟執事在君之左右者。按注謂辟宜爲辟者。以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作辟也。然凡从辟之字。經傳多祇用本字。竝不加旁。如荀子儒效篇。事其便辟注。辟讀爲嬖。漢書地理志。柴辟注。辟讀爲壁。又禮樂志。辟之琴瑟注。辟讀爲譬。又五行志。宜齊戒辟寢注。辟讀爲避。晏子春秋雜上。田疇墾辟注。辟當爲闢。禮喪大記。爲三不辟疏。讀辟爲擘。書金縢。我之弗辟。說文引作辟。詩魏風葛屨。宛然左辟。說文引作辟。皆是。如謂作辟。如論語季氏友便辟。馬注謂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馬作便辟。卽本家語。而公羊定公四年注。引論語是句。疏以便辟謂巧爲譬諭。而謂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辟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鄭作便譬者。本墨子尙同政以爲便譬也。又漢書佞幸傳贊。謂咎在親便嬖。所任非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班作便嬖者。本孟子梁惠王爲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也。是辟从人旁則爲巧避。从言旁則爲譬諭。从女旁則爲嬖寵。義無一定。今語文從僻。是可因語文有旁而使禮文有定義。不必更因禮文無旁而使語文失其定義也。

違廟爲祧兩句